



蔡月賓 女士

閩南語 / 散文類 / 社會組

得獎作品 /

暗暝的落雨聲

【得獎感言】

好話相頭傳，歹話相頭瞞。

佇103年參加臺語研習了後，就勻勻仔共臺語的記持khioh轉來，這幾冬來嘛一直咧走揣臺語的鬥圖，向望會當學予較齊全，共庄跤人的樸實和故鄉的婿用母語寫出來。

作稿人的年歲若到，袂作矣，也就是種作功夫的失傳，上毋甘的是一大片的田地沓沓仔拋荒去，心內的孤單佻稀微是無地講。

會當用母語寫故鄉的故事，心內真溫暖，足感謝陪我行佇臺語路途的老師佻有志，閣有學校對我的支持；會當得獎，心內真歡喜，非常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！

暗暝的落雨聲

「阿爸！咱臺南遐敢有落雨？」

「阿娘！臺北遮日頭足大，咱遐咧？」

離開庄跤三、四十冬矣，逐改敲電話轉去，就會先用「天氣」「落雨」來踏話頭。

阿爸這四、五冬來較捷出入病院，今年閣佇清明跤兜因為心臟問題躑加護病房，出院的時，醫生吩咐愛減做寡，上加做一寡輕可議量就好。我知影伊的毋甘，毋過無愛予序細煩惱走從，自這改出院了後，伊就袂像進前遐堵強，閣講等這水粟仔收了，就共田賸予人作，佇田邊種一寡家己欲食的就好。

疫病的關係，有三個月無轉去看阿爸阿娘，烟花風颳佇半暝的雨聲，拍醒阮對父母的思念，牽起阮對土地的記持。

田地生活好風景

田地的種作，是作穡人傳後嗣的倚靠。節氣有輪迴，作物有伊的時陣，咱人正月和八月大約是掖種的時陣，差不多四個月到四個半月的時間就會當採收。

庄跤人拈拾，佇宅仔抑是倚水溝的田頭，清彩tshāi竹仔枝鬥做一个棚仔，是攢欲予作物生澁的眠床。等樹栽趨對頂頭，含蕊的花，牽蝶仔鬥蜂仔來做伴，佇日時咧掉跋反。個外月，竹仔枝的頂面、下跤是一粒一粒圓閣嬌的果子躑佇青青的光影內底，逐跡都是田園好風景。

庄頭的作物干焦粟仔和紅菜頭仔會當賣予廠商，賸的作物攏是種來家己食，冬瓜、金瓜、菜瓜、皇帝豆、蒜頭、菜豆仔和細粒柑仔蜜輪番種作，一下收成，村民就會分類處理，會當園的就收予好勢，慢慢仔食；愛趁鮮食的，就要緊送厝邊抑是寄予四界的親情朋友。

雨中拚勢搶作物

搶收作物，是佇我二、三歲的時陣就學會曉的功夫，手腕骨曲起來倚頂肱骨，共四、

五穗番麥挾咧，雙手幾捧仔粟仔就滿一畚箕，小小的氣力嘛鬥相共袂少。

隨人兜的埕尾隨季節無仝，會曝粟仔、塗豆、麻仔抑是番麥，若有一絲仔兩毛抑是天一鳥，就有人會騎鐵馬沿路咧大聲喝「欲落雨矣！緊收喔！」聽著的，跂若無軟就是生狂走去簾簷跂捎掃梳、耙拂、畚箕抑是清彩會當貯物件的，厝邊隔壁嘛像走標來鬥相共。上暢的，是遐幼閣利的細粒砂石仔，聽候逐家慌狂的跂步，鑽入去一雙一雙褪赤跂的皮肉內底。

西北雨的蠻強，予人袂赴通按算，幾十肢手咧耙、抔，想欲緊共作物掃予倚規逝，通捎一領大領布篷要緊嵌咧；猶毋過，總是跂手無兩滴遐猛掠，只有目調金金人傷重，現現看遐作物予雨水淋咧、綴咧流去。

便若看著彼綴雨水流對水溝的作物，敢若看著一个一个駐佇水裡的因仔咧斡頭滾躑喝咻，向望咱會當伸手共伊摸轉來；怨嘆家已無千手觀音的才調共一个一个撈起來；怨袂當有像如來佛遐大的手掌，共一粒一粒的作物，一滴一滴的心血恰一家伙的倚靠攬予牢。

流汗流洩粟仔芳

清明跂兜，一大片粟仔舒佇庄頭四箍圍仔，風一下吹，親像青色的地毯歎咧歎咧，嘛像無聲的車鼓陣咧弄鼓花，予作穡人規个心擺清爽起來。

透早，風弄露水，共一四界掖甲清涼閣微微仔芳。午時前後聽好是「粟仔弄花」，花粉散開，白色透明的粉恬恬仔浮佇空氣裡，走揣in的伴，是無聲無說的傳遞恰牽成，是作穡人的樸實恰豐收的歡喜。

故鄉的粟仔干焦第一期作，十幾冬前，粟仔的收成全部機械化採收，省去作穡人看天氣搶收作物的辛苦恰操勞。

幾若个村民逐冬擺會留一坵田的粟仔，裝袋疊佇粟倉，若是親情序細轉來，用米絞絞絞咧，一斗抑半斗白米予in繫轉去。日頭曝焦的粟仔，無漂白過，色緻小可仔黃黃，無蓋嬌，毋過煮起來有醇厚的粟仔芳恰序大人的疼痛。

麻油芳味四界送

粟仔收成了是麻仔的種作。收成的時，規穰薈起來，一樣一樣倚身倚做伙閣圍一个圓箍仔予日頭曝，麻仔殼焦甲必痕的時陣，就像摔粟仔按呢，共烏金烏金的麻仔摔出來，才閣用風鼓過篩。

咱人年底，幾若个村民會用機車後斗來鬥「lî-á-khah」，內底貯幾若袋麻仔和洗清氣的高粱酒研，對庄跤細條路騎過外環的省道大路，慢慢仔碇到幾十公里外的油車間。

12斤重的麻仔會當做5斤的麻油。包裝分兩種，一種是家己欲食的，直接把榨好的麻油貯佇高粱酒研；一種是親情朋友注文的，請頭家用罐仔裝好密封，有半斗大約是6斤和一斗大約是12斤兩種。

透早載幾布袋的麻仔和挨挨啖啖的研仔，暗時，一「lî-á-khah」疊好的麻油才閣聊聊天仔碇轉來。庄跤人無做過生理，歹勢共親情朋友趁錢，干焦收麻仔的本錢和榨油的工錢，賸的工課就算是做議量的。

風災人禍心血流

有一改放假，轉去厝了隨去田裡揣阿爸，伊喙那警手那掘塗，原來欲收成的簽椒仔因為落雨已經是爛塗一坵。有幾若回，風颳共麻仔穰掃甲頓佇塗跤坐、浸佇漉糊糜內底；村民早就慣勢這種予天斬斷向望的失落，in擰頭向上天，吐一个大氣，警姦搨橋一囡仔，閣向頭耙塗整地。

捌有一冬暗暝，庄裡咧欲收成的麻仔煞無去，損失幾若百斤，路裡有輪仔和靴管的記號，逐家臆講賊仔佇翻點開大台車，一陣人共麻仔薈起來幌起去車頂，共村民流汗流洩拚來的心血載走去。

自彼冬了後，麻仔咧欲收成的跤兜，逐家輪流守暝，警察嘛來鬥巡邏，村民煩惱天災防範人禍，翻點半暝，tshāi探照燈、掛膏仔、身軀邊仔囡棍仔，家家戶戶輪鬪騎車去田裡巡巡咧，人心德測，干焦會當自求多福。

規片青紅迎新正

麻仔收了，繼落來是紅菜頭。鬆塗整地，共廠商買子開始掖、落肥、芟草。連續幾若改的歹年冬，定定菜頭子一發芽就著蟲害，著愛閣補田裡的苗栽。幾個月後，行佇大路，邊仔是一大片青青的菜頭葉，風一下吹，袂輸挨挨陣陣的青色海湧。

農曆過年跤兜，拄好紅菜頭採收。廠商佇庄裡倩一个貿頭，自買菜頭子到採收，大大細細的代誌伊攞會要意。採收季節，貿頭會安排採收的路線，著啥人兜採收伊會先講，主人兜干焦攢涼水就會使，到時陣去田裡看家己作物的好稔就會當。

廠商一揸二十幾个人，有足濟个六、七十歲的歐巴桑，閣有幾個ôo-tsí-sáng佻開車、搬運的少年仔。機械共規逝菜頭對塗裡反過來，逐家分工剝葉仔、篩選、整理入箱、網縛、搬運，ôo-tsí-sáng有經驗，跤手猛掠，袂輸工廠內底的「SOP輸送帶」，過程是確確實實無咧摸飛，採收一坵，差不多點外鐘。

斟酌揀選供外銷

毋是所有紅菜頭攞會當園入紙箱。生做傷大圈、傷細條、歪膏抑斜的，攞拍起來擲佇肥袋仔內，一大袋50斤賣廠商10箍，清彩拍一个結，先搬去大路邊疊咧；外口看起來無各樣、線條嬌，差不多半斤到一斤重的，裝佇紙箱內底，一箱50斤150箍，繼落來用機器共箱仔封好，搬去疊起去卡車頂。

有的菜頭田裡肥料袋的數量較濟，有的田地裡攞是紙箱，採收的工人那咻茶那比並一下；紅菜頭採收，會當看出作穡人恬恬的歡喜佻心悶的克虧。

田裡總是有一寡細粒子的紅菜頭，佇以早飼豬飼牛的年代，逐家會毋甘，就會拈轉去厝予遐牛、豬加菜；這馬的時代，無路用矣，留伊孤單倒咧，日時暝時對天星眨眨瞞，軟日月的菁華，佻塗做伙成做有路用的綠肥。

佇咧廠商欲採收進前，村民會先掘寡較好的菜頭，葉仔削削咧，用水沖去塗沙，燈日了裝箱寄予親情佻序細。

自助人助天也助

十幾冬前，貨運行嫌件少，算袂和盤，毋願到庄裡來收件，村民只好共機車後壁鬥「lî-â-khah」，頂懸疊幾若箱的菜頭，一路愛經過大車出入的省道，危險甲予人流清汗。

厝裡無查埔人鬥相仝、困兒序細蹣外口的、無田地種作的幾戶人家，村民嘛會鬥整理紅菜頭寄予in的序細，予in袂孤單。

六、七冬前，貨運行開始到庄裡收件載貨，這時陣，逐家閣較興寄作物予序細，運費無俗，毋過爸母的疼痛是無價！

收著一箱50斤的菜頭是欲食到底時？村裡的婦人人真貼心，不時佇咧電話中吩咐：共紅菜頭的頭切去一厘仔，差不多0.8公分厚，莫予鬚發出來共養份吸了了；先用紙共四、五條包咧，外口才閣用塑膠袋仔包咧，囿冰箱底層會當保存幾若個月。

故鄉的紅菜頭是外銷香港，品種特別，無一般品種的腥味，切丁炒飯，礫簽炒卵，絞紅菜頭汁抑是用炊的，甜閣芳，真濟親情序細，一食就牢的，攞會吩咐後改鬥加留一寡！

塗豆收成沙块埃

菜頭種了換塗豆，塗豆是早作植物，為期3到5個月，種作簡單，收成厚工。欲種進前先鬆塗整地，閣倩鐵牛車共塗翻予一稜一稜。欲種的時陣，倒手提盒仔貯塗豆順繼插胙，正手先提幾粒，像模特兒兩跂相袂沿稜行，向頭繩跂步，行一步就共一粒塗豆擲佇凹落的大頭拇跂印，閣用跂盤捌塗埃咧，稜狹狹，塗鬆鬆，我逐改行甲摳摳擻，不時險險跂落。

收成時，愛提一條細條椅仔坐咧，掛手囊，出力共規樣塗豆薈起來，一粒一粒挽落來，裝入去網袋裡。日頭咧曝，塗沙块埃，块甲目調霧濶濶，不時拍咳嗽；了後一袋一袋拖去路裡用絞水的水管共塗豆的塗沙濃濃咧。轉到厝，摒佇埕曝，連鞭著愛趁塗豆猶未焦，共芘的、無仁、烏漚去的揀出來，若無，曝焦就分袂清好抑稞。坐佇低椅仔向頭咧揀，上無愛屈點外鐘，等揀好，規个腰佻尻脊駢強欲斷去！

一坵田的塗豆生袂少，加減會佢親情分享。食袂了的，會當用爍的，才閣一包一包囤冷凍，等欲食的時，提落來退冰抑是炊一下，就會用得食著洪甜閣飽仁的塗豆。

嘛會當掛殼規莢佇埕曝予焦，平常時仔看電視的時陣，用簸壺仔貯塗豆架佇跤腿，那看電視那擘塗豆殼，賸塗豆仁，另工通予序細紮轉去。「老罔老，閣會哺塗豆，老罔老，猶會擘塗豆」，擘塗豆、看電視兼眈瞌睡嘛是老歲仔人一个古錐的畫面。

勤儉拍拚為序細

這十幾冬來，庄頭的人口有出無入，老歲仔人身體愈來愈荏，關節老化，跂骨痠痛袂接力，干焦會當佇田裡行踏、摸一寡仔較輕可的工課；烏金的皮肉是必了幾若巡的皺痕，焦燥、過敏閣結趺，規个手指頭仔、跂指頭仔嘛攏變形矣。

往過，作穡人毋知日頭光紫外線的敗害，袂曉預防，有一站仔，規庄頭有幾若个老歲仔帶著白內障，相連繼去手術；有的查某人髖骨退化，歲頭傷濟毋敢開刀，煞聊聊仔曲痾甲胸坎貼腹肚，無法度出門作穡，就佇埕裡抑是宅仔創簡單的種作，一工做一寡，骨頭嘛才袂生銹。

掛急診的、食藥的、蹓安養院的，救護車嘛比以早較捷來覓阮這個庄頭，足濟熟似的厝邊嘛先去天頂做仙矣。算算咧，庄裡無幾個少年仔甘願留落來繼承這種風吹日曝、出力閣佢天拚勢的頭路。

阿爸捌講：「雖罔向望序細會當蹓佇身軀邊，毋過少年的有少年的天地；遮的田，遮的地，予阮逐工踏逐工看，隨時沐隨時覓，是阮賸無佻濟時間會當享受的代誌，就等甲我袂食袂行需要人照顧，才揣lín來拍算。」

知足感恩念雨聲

這站仔，阿爸佇電話中定定咧念「自舊年就無留米矣，你就愛家己去外口買矣！」前年開始，庄跤粟倉不時有老鼠來偷食，阿爸和阿娘兩個人拎粟仔拎甲走無路；舊年的粟仔可能是品種無全，曝焦囤佇粟倉煞有蛀蟲，阿爸阿娘拎出來埕裡曝閣收，兩個欲九十歲的人舞甲身體強欲袂堪得，阮做序細是煩惱甲袂睏得。

食甲五十幾歲矣，烟花風颭欲來進前，是我第一改去外口買米轉來煮，正經是「食米毋知米價」閣上幸福的查某困！

人講「天無雨、人無步」，雨、水，是性命中袂當欠缺的；是作物成長中的貴人，卻嘛是作穡人的考驗。

慣勢那行路那擰頭看天頂的雲，是白抑是烏瘡？天若欲烏矣，嘛會斟酌外口有雨聲無？

會記得讀冊佇厝的歇熱，阿爸欲去田進前，攞會共掃梳、畚鍤、耙梯佻大領布篷攢好囡佇戶樞，吩咐講「這馬透西南風，雲若一直飛上北，就袂落雨；若烏雲罩牢咧，就愛較細膩；你佇內底看冊，嘛愛拄著仔出來探一下，若看毋是勢，你愛緊掃緊收，我嘛會隨轉來鬥收！」

有當時佇半暝聽著雨聲，攞會雄雄精神起來，敢若聽著細漢彼時陣，半暝仔阿爸佻阿娘佇埕裡用耙梯咧兇狂耙粟仔的聲，阮這陣因仔隨一个喝一个，對總鋪跳落來，連鞋都毋知穿，從去埕鬥收粟仔。

烟花風颭來的彼半暝，我閣予雨聲拍醒，心內想講臺南毋知有落雨無？若有落雨，阿爸佻阿娘嘛應該是精神起來，我知影in聽著雨聲，就會慣勢行到窗仔邊探一下仔埕尾，確定埕尾無物件，才通閣轉去眠床。